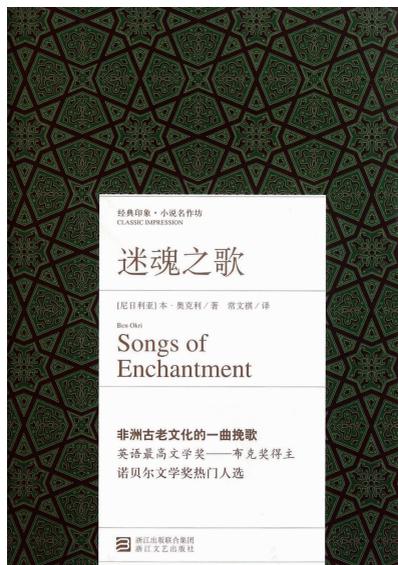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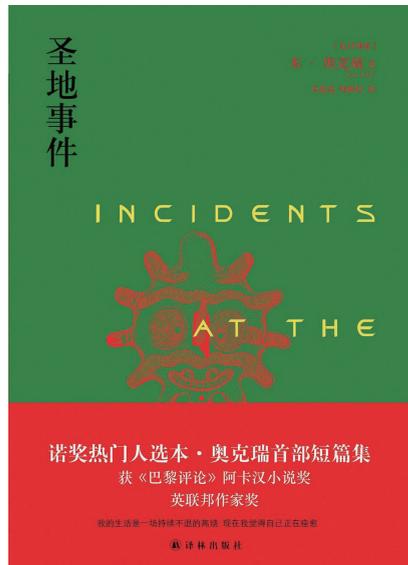


《饥饿的路》



《迷魂之歌》



《圣地事件》

本·奥克利:非洲魔幻现实主义

□邱华栋

在我的印象里,尼日利亚英语小说家的活跃程度,是仅次于印度英语小说家的。尼日利亚英语文学是非洲文学中最强劲的一支,它已经向世界贡献了图图奥拉、阿契贝、索因卡等享誉全球的重要作家,而且,尼日利亚英语文学还后继有人,不断有新人冒出来,去摘取英语文坛的重要奖项。这其中,本·奥克利就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小说家。1991年,他凭借英语长篇小说《饥饿的路》而获得了英语文坛最高奖“布克小说奖”,时年32岁,那部小说从此成为非洲英语小说经典,也丰富了整个英语文学本身。

处于非洲东南部的尼日利亚历史悠久,是非洲的古老国家之一,早在一千多年以前,这里就有了灿烂的部落文化。尼日利亚素有“非洲黑人文化诞生地”之称,比如,尼日利亚有举世闻名的诺克文化、伊费文化和贝宁文化。尼日利亚还有约鲁巴文化,以独特的民间信仰、民俗和口头传说为特征,带有神秘、神奇和魔幻性。

本·奥克利身处这样一种文化中,自然会深受其影响。1959年,本·奥克利出生于尼日利亚港口城市拉各斯的一个乌尔霍伯族家庭,他的父母属于当地殷实的中产阶级。在幼年时期,本·奥克利就受到了来自父系和母系的家族亲戚们带给他的约鲁巴文化中的神话传说和口头文学的影响。后来,本·奥克利来到了伦敦读小学。在他7岁的时候,父亲又带他回到了尼日利亚。中学毕业后,本·奥克利曾经在一家店铺中当店员,18岁移居到英国,在艾塞克斯大学攻读比较文学。

本·奥克利属于早慧的作家,在他19岁的时候,就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鲜花和阴影》,此书于两年后的1980年出版,获得了一些评论家的注意。这部小说以尼日利亚的当代现实为背景,讲述了尼日利亚的移民在英国的生活,以他自身的经验为素材,描述了非洲人在宗主国的文化身份的分裂感。

本·奥克利于1981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内部景观》,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部描绘尼日利亚的作品。小说以1970年尼日利亚内战结束后的社会现实作为叙述的背景,塑造了几个家庭中青年人的命运,将尼日利亚的部落分裂、政治动荡的现实呈现得毫厘毕现。1986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

集《圣殿中的意外事件》,其中收录了10多个短篇小说,大部分也取材于1967-1970年尼日利亚那场惨绝人寰的内战所造成的对个体生命的伤害,复原了尼日利亚人的记忆残缺。同时,这部小说还将鬼魂世界、现实生活、历史文化和神话传统结合起来,带有尼日利亚文化和英语文学传统结合起来的神奇力量和形式感,备受关注。这部短篇小说集获得了英联邦国家非洲文学奖、法国《巴黎评论》杂志的“阿加汗小说奖”,在英国和法国都受到瞩目。

1989年,本·奥克利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晚钟声中的新星》,继续描绘古老的尼日利亚传统文化在当代尼日利亚人生活中的影响。小说中,那些传统习俗如同集体无意识和深层的文化心理积淀,沉淀在尼日利亚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小说带有鲜明的尼日利亚本土文化的奇观性,很受欧洲文学评论家的追捧。本·奥克利的短篇小说情节紧凑而又带有魔幻性,所使用的英语是一种混杂的英语,在这一点上和拉什迪有些相似。他将非洲古老的传说结合当代英语,铸造出一种新的文学语言,以别致的词汇、句子和叙述,给英语文学带来了强大的活力。

每个作家都会有一部代表作。1991年,本·奥克利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饥饿的路》。这是一部相当厚重的作品,出版之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被视为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规模不小,翻译成中文有40万字,共分三卷、8个部分、52章。小说以尼日利亚约鲁巴文化中关于“阿库比”的神话传说作为核心意象,来展开其独特的故事结构和叙事。

《饥饿的路》中的叙事者是第一人称,他也是小说中重要的主人公,是一个阿库比。在小说的一开始,他就投胎到一个尼日利亚穷苦人的家里。他的父亲曾经作为英国军队的雇佣军,前往亚洲,参加了英军在缅甸镇压当地民族独立运动的行动,退伍之后,在尼日利亚小镇上当搬运工。他的母亲是一个小商贩,平时主要靠贩卖一些生活用品过活,维持家用。这一家人虽然贫穷,但生活还是祥和平静的。父母也很爱这个孩子,因此,投胎到这家的阿库比就很不忍心离开他们,不断推迟回到冥界去和阿库比们相聚的时间。但其他的阿库比就经常来纠缠他,要他尽快离开人世。最后,这个小阿库比终于得了重病,死亡之后被父母装进棺材里入殓了。结果,幽灵国王怜悯他父母的仁慈和善,就又让这个阿库比还阳了,他从棺材里站起

来,复活了,引起了大家的惊慌。重新复生的阿库比备受父母宠爱,他的父母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拉扎路。而他的母亲则昵称他为“阿扎罗”。

于是,整部小说就是通过阿扎罗的遭遇和他的视线变化,来审视和呈现尼日利亚的当代历史、现实政治和传统文化的。阿扎罗在冥界中那些不断催促和诱惑他的阿库比们的纠缠下,顽强地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一片飘摇的世界上。他一方面要抵挡阿库比们化身各种功力越来越强的阿库比们的引诱,同时,他还在经历着尼日利亚动荡的现实生活的洗礼。阿扎罗的父亲由于从过军,身体强壮,后来是一名孔武有力的搬运工。一次,他参加了带有赌命性质的拳击比赛,结果被对手打伤,很快就死去了。在小说中,他的灵魂几经周折回到了家中,他对家人说:“在我沉睡期间,我看见了许许多多奇妙的东西。我们的祖先教会我许多哲学。我的父亲‘道路祭司’在我面前出现,告诫我务必把门打开。我的心必须打开,我的生命必须打开。一条打开的路永远不会饥饿。奇异时光就要到来。”在这里,小说点题了——一条饥饿的道路打开之后就不再饥饿了。阿扎罗明白了,他决定不再返回冥界,他要在人间那条饥饿的路上坚强奔走、在人间继续成长,并且去接受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我觉得,与《饥饿的路》在想象力和气势上接近的小说,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我注意到,这三部小说都有着大量神奇魔幻的情节,分别以尼日利亚约鲁巴神话体系、拉丁美洲印地安神话体系和南亚印度湿婆神话体系作为小说背后的文化支撑,使这几部小说成为20世纪诞生的最有想象力和魔幻色彩的小说。不过,和其他两部小说相比,本·奥克利显然利用了更多的文化和文学资源,他既借鉴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又挪用了非洲传统的神话传说,还使用了《圣经》故事等欧洲文明符号,在几种强有力的文化体系的支撑下,本·奥克利写出了一部呈现了非洲古老文化和丰富现实的小说力作。

在《饥饿的路》获得了巨大成功后,本·奥克利意识到他找到了一条独特的写作之路。于是,他接连出版了多部以非洲约鲁巴文化为基础,展现非洲独特历史和现实面貌的小说。其中,有继续以“阿库比”传说作为小说叙事者的尝试。



邱华栋

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18岁出版第一本小说集,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出版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喘息》《正午的供词》《中国屏风》等九部;发表有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随笔、评论500余万字。



本·奥克利

1959年出生于尼日利亚港口城市拉各斯的一个乌尔霍伯族家庭,毕业于艾塞克斯大学。1991年,凭借英语长篇小说《饥饿的路》而获得了英语文坛最高奖“布克小说奖”。19岁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鲜花和阴影》,此书于1980年出版。

他将非洲古老的传说结合当代英语,铸造出一种新的文学语言,以别致的词汇、句子和叙述,给英语文学带来了强大的活力

1992年,本·奥克利出版了小说《非洲挽歌》。这是一部描述非洲苦难的小说,非洲神话、民间传说构成了小说的底色,而本·奥克利所探讨的,都是非洲人命运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他后来的小说《迷魂之歌》(1993)、《神灵为之惊异》(1995)、《危险的爱情》(1996)都有所表现,都有所侧重和加强。因此,这些小说尽管在力度和广度上无法和《饥饿的路》相比,但仍不断地在欧洲的英语文坛上获得嘉许。

本·奥克利需要不断地超越自我。自《饥饿的路》出版之后,他好像活在了这部小说的阴影之下,人们觉得他很难超越那部作品。但他要做的,就是一定要超越自我。1998年6月,本·奥克利出版了长篇小说《无限的财富》。他把这部小说的背景放到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期的尼日利亚,小说的叙事者仍旧是《饥饿的路》那个可以不断在人间和冥界往返的阿库比——阿扎罗。可惜,这部小说似乎是复制了《饥饿的路》,而不是超越。

2007年,48岁的本·奥克利出版了长篇小说新作《星书》。这部小说完全是虚构的,本·奥克利把小说的背景放到了想象中的古代社会。在那个年代,世界上没有全球化、没有任何能够影响我们生活的科学技术的出现,世界是原始的。在非洲一个国家里,魔术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最重要的部分。小说以四个章节,交织出一幅织锦一样的画面,描绘了西方殖民主义者来到非洲之前的文化状态。这仍旧是一部探讨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相遇之后发生的悲剧小说,呈现出本·奥克利有能力继续思考非洲文化、历史和现实处境,并对此进行批判性呈现。

说了他的那么多作品,该谈谈眼前的这本短篇小说集《圣地事件》了。这本小说集一共收录了本·奥克利的八个短篇小说,从题材上看,大部分都是涉及他的尼日利亚童年、少年和乡村生活与记忆的。这些短篇小说体现了本·奥克利的控制力。在每一篇小说中,多和少的关系、策略如何得当,是非常重要的,而本·奥克利处理得非常好,有的丰富,有的简约。在题材上,继续表现尼日利亚现实中的社会冲突、人性挣扎和日常生活,并带有尼日利亚本土文化的魔幻色彩。

本·奥克利创造出了“非洲魔幻现实主义”这么一种小说,他的根基牢牢地扎在尼日利亚的约鲁巴文化传统之中,还吸收和借鉴了《圣经》传说与英语现代文学的技巧,应该是“神话原型理论”在非洲的一种文学响应。